

上宣下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輯

弟子果儀敬題



(下)

上宣下化老和尚
追思紀念專輯（下）

原版

法界佛教總會
佛經翻譯委員會
法界佛教大學

普為法界衆生及出資印行展轉流通者回向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助印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本書根據法界佛教總會《宣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集》(全三冊)整理。原版：法界佛教大學，佛經翻譯委員會，法界佛教總會。記錄：佛經翻譯委員會。

★本書僅供免費結緣，請勿售賣。如以牟利為目的出售本書，因果自負。

★如果您認為本書值得推廣，歡迎自行翻印或聯系倡印者助印。

助印開戶行：中國工商銀行上海金楊支行

卡號：6222 0010 0111 8584 193

戶名：郭蕾

所有資金將全部用於印行及流通《宣化老和尚追思紀念專輯》、宣化上人法相。

聯繫電話：15821746593

索取電子文檔及排版格式文件請聯系：sandra28@126.com

目 錄

荆棘路

- | | |
|----|------------------|
| 1 | 中國六代祖師血脉傳承 |
| 22 | 白山黑水育奇英——上人事迹 |
| 63 | 上人弘化西方掠影 |
| 78 | 金輪聖寺成立的經過及其沿革 |
| 79 | 長堤聖寺成立的經過及其沿革 |
| 81 | 華嚴聖寺成立的經過及其沿革 |
| 82 | 華嚴精舍成立的經過及其沿革 |
| 84 | 柏克萊佛寺法界宗教研究緣起 |
| 86 | 今日飛車回城——上人空前的對聯課 |
| 95 | 點點滴滴憶上人 |

法界音

- | | |
|-----|-----------|
| 99 | 禪——諸佛的母體 |
| 112 | 念佛法門 |
| 123 | 觀音 觀音 觀世音 |
| 135 | 宣公上人語錄 |

千江月

- | | |
|-----|--------------|
| 147 | 老和尚心血的布施 |
| 150 | 上人的教誨——巴士與打坐 |
| 151 | 師恩浩蕩 德被十方 |
| 152 | 普應群心解衆難 |
| 153 | 宣化老和尚 慈悲度有情 |
| 154 | 緬懷師父上人 |
| 155 | 懷念恩師感言 |
| 155 | 上人如何教化西方人 |
| 157 | 緬懷上宣下化師父上人 |
| 158 | 懷念師恩 |

- 159 高山仰止 感懷師恩
160 對聯
161 捨己爲人帶病度衆生
162 迷途知返猶未晚
164 名利場中 急流勇退
164 夢中示教
165 在生活中實現佛法
166 修行要忍耐
167 冥護衆生的上人
168 感懷師恩 當勤精進
170 家庭和樂 忍讓爲要
172 回想萬佛城的生活及法會
174 師父永遠與我們同在
174 超時空的法語
176 凡事總是謹慎點好
179 上人的一個輕輕提示
179 夢中佛事
182 大慈悲父
186 中文課趣事一則
187 心有靈犀一點通
189 我對師父的信心
190 懷念師恩
190 緬懷恩師
192 我跟師父的一段因緣
194 夢話——回想我所認識的師父
197 緬懷上人
199 師父與我
205 佛法的啓示
206 我連一粒微塵的欲念都沒有
207 師父上人——大醫王
208 捨命爲佛事
211 普令衆生得法喜
212 上人知道每一個人的心
213 師父在不在身邊，都一樣

- 214 我與上人的一段生活
216 化化生生各自然
218 我遇到上人的因緣和感應
219 只盼來生新結緣
220 懷念宣公上人頌
221 恩同父母
225 宣化上人度啞女，使之開口說話
227 鸚鵡、眼睛、米
228 早早回頭！早早回頭！
230 真心在哪裏？
231 宣化上人示寂多年但仍不斷示現的實例
233 紿給宣化上人照片磕一萬個頭就是上人弟子

中國六代祖師血脉傳承

第一代祖師——達摩大師

菩提達摩，菩提是個覺，達摩是個法，從覺法大師這地方來論，菩提達摩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為什麼不在那兒做祖師，跑到中國來呢？因為在以前授佛記，佛曾經預先說過，到第二十八代的時候，這個大乘佛法應該傳到震旦，震旦就是中國。

所以菩提達摩由印度傳到中國的時候，當時中國的佛法似有似無，好像有佛法，又好像沒有佛法。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當時有佛法只是在那兒做表面上的工作，誦經呀、研究經典呀、講經呀，甚至於連拜懺都沒有，這是當時一般的學者就拿著佛法當學問來研究，就是互相討論研究。

所以神光法師——二祖慧可，當時就講經說法，講經講得很有感應，講得天花亂墜。天花亂墜並不是人人都看得見的，當時因為也有有善根的人，他就得到天眼。五眼六通，五眼是得到了，六通還談不到，就看見慧可大師一講經，天上就有天女散花，地涌金蓮，從地裏頭涌出金蓮了，神光法師就坐在金蓮花上來講經。你看真是很神氣，這就是研究經典。

但是經典所說的道路是應該修行，可是沒有什麼人修行。為什麼沒有人修行？就因為都怕苦，沒有打坐的，他也是得五眼的。那麼一般人都怕苦，不修行，沒有認真去參禪打坐的。也就好像現在你們一樣，坐在那兒，等一等這個腿痛了，就想把腿伸開這麼搖搖晃晃地把它摩擦一下。因為都是人嘛！都怕吃苦，當時就有這個情形，和現在差不多。這叫似有佛法而沒有佛法，似有似無。

所以達摩祖師一看中國的大乘根性成熟了，應該把這個大乘的佛教帶到中國，於是乎也不怕路程遙遠，旅行辛苦，來到了中國。你說到了中國怎麼樣呢？中國當時的人看不起外國人，說這是摩羅刹來了，摩羅刹和尚，講話也不懂，語言也不通，所以小孩子一看見達摩祖師就跑了。為什麼呢？看他那麼長的胡子，就很害怕；大人一看小孩子跑了，就以為這個印度人是不是來抓小孩子來的？所以就叫小孩子更不要接近他。你看不要說是度大人，他連小孩子都度不到，都沒有人敢接近他。

於是他就到廣州，再從廣州到南京，去聽神光法師在那兒講經。達摩祖師一看，法師在這兒講經，他就聽經。聽完了經，他就請法，說：「法師，你在這兒做什麼呢？」

神光法師說：「我講經呀！」

達摩祖師說：「你講經做什麼？」

神光法師說：「我講經教人了生死呀！」

達摩祖師說：「喚！你教人了生死，生死怎麼樣了法呢？你所講的經，黑的是字，白的是紙，你用什麼教人來了生死呢？」

神光法師一聽，問得他也没話講了，心想：「自己用什麼教人了生死呢？」就惱羞成怒，發了脾氣了。

哦！你看他講得天花亂墜，地涌金蓮，也一樣發脾氣，所以我就說似有似無。發了脾氣怎麼樣呀？他就拿起他這個武器，他的武器是什麼？就是一串念珠。他這個念珠，不是我這個星月菩提，我這個不太重，很輕。他那個念珠是用鋼鐵造的，用鋼鐵造的這個念珠做什麼呢？就是預備同人打的時候，就用這個念珠來做兵器、做武器。他這時候一發脾氣，這法師若發了脾氣，那不得了！那簡直像洪水，山崩地裂似的，他說：「你現在來謗法！」拿起念珠照著達摩面上就打了一念珠。

雖然達摩祖師大約會武術，因為他未加防避，想不到他這麼樣子厲害，說不過就要動粗，所以就把達摩祖師的牙給打掉兩顆。

因為他是聖人，據說祖師、聖人的牙被人打掉了，他若是吐在地上，據一般的傳說——是這樣子不是這樣子，你不要問我，我是這麼樣講，我們先講明白了，不要說為什麼？什麼理由？沒有理由，講就是講，沒有理由的，你不要問——吐到地下，就要三年不下雨。

達摩祖師一想：「喚！這若三年不下雨，你說要餓死多少人！我來度衆生、救衆生，這不是殺衆生了？」於是乎把這兩顆牙像吃油餅似的，把它吃到肚裏頭去；油餅沒有那麼硬，他就像吃骨頭似的，吃到肚裏頭去了，吃到肚裏頭於是乎就走了。外來的人被人欺負也就算了，打掉牙也不能到政府那兒去告這個神光，出家人要忍辱嘛！況且他是個祖師，更應該忍辱，於是乎就走了。

走到半路上，遇到一只鸚鵡；這只鸚鵡在籠子裏邊圈著，可是這只鳥比神光法師就聰明得多，它認識菩提達摩是一位祖師，它就說了：

「西來意，西來意，請你教我出籠計。」

你看達摩祖師對人沒有知音，對於這個小鳥，遇到一個知音。什麼叫知音呢？就是認識他。

達摩祖師一聽，這個小鳥這樣請教他，他也就很高興，就教它一個方便法，這不是實法，這是權法。他說：

「出籠計，出籠計，兩腿伸直，兩眼閉，這便是你出籠計。」

這好像秘密的妙訣，這是秘密法，所以他說話沒有那麼大聲，我現在講的

恐怕比達摩祖師說的聲音要大，他一定告訴那個小鳥說：「出籠計，這便是你出籠計。」他一定是這樣講的，為什麼呢？他若講的聲音大了，被旁人聽見，這個方法也行不通了。所以你看這個地方，這位祖師用心良苦呀！

方法教會了，這小鳥說：「好了，這可以，我現在明白怎麼樣是出籠計了！」於是乎，小鳥看見它的主人遠遠地來了，這時候它就把這個方便法用出來，腿也伸直，眼睛也閉上了，就等著主人來親近它。

這主人天天回來都要看一看、玩一玩它，這是他最心愛的一只小鳥，可以和他談話，又可以給他消愁、解悶，所以回來先要看看這只鳥。這主人回來一看，哇！甚至於就要哭起來了！怎麼呢？這小鳥在籠子裏頭，躺在那地方不動彈了。他比兒子死了都焦急，他兒子若死了，他恐怕都沒有看得那麼重要。於是乎它把這籠子門打開，把小鳥拿出來放到手上，這還是熱的，熱乎乎的沒有涼，因為它是裝死，所以它身上的暖氣不會沒有的。這主人把小鳥放在手裏轉著看，嗯！不動了，反過來看，掉過來看，看來看去，把手打開看看？噢！把這個手一打開，你說這個小鳥怎麼樣？呼！飛了！飛了，這只小鳥的出籠計靈了。

可是我們現在都在籠子裏，我們這個出籠計怎麼辦呢？我們人哪，你不要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不要誤解自由，說是我願意吃就吃，我願意喝酒就喝酒，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我不守規矩也可以，這就是自由！那簡直太混帳了，那叫誤解自由。你真正自由，要能生死自由，我願意飛到天空，我願意鑽到地裏頭就鑽到地裏頭去，你要有這個本事，才是自由，好像那只小鳥似的。

現在講這個《六祖壇經》，本來我講得不好，不是客氣，是真的。但是雖然我講得不好，可是敢講；那麼也有的講得好的，可是他不敢講。等我這個講得不好的人先講一次，以後講得好的就可以跟著來講。那麼將來你們有很多時間、很多機會可以聽《六祖壇經》，可是那個講得好的，是從講不好的這兒生出來的，要明白這一點，我現在講得雖然不好，將來你們開智慧了，比我講得就更好，因為我現在沒有開智慧，和你們是一樣的。但是你們可都要把它用筆記一記，等你們開了智慧，就知道我講得是對不對。現在我相信還不能知道我講得是好？是不好？等你們開智慧了，噢！原來他這地方講錯了，是不是呀？那時候就明白了，可是那要等二十年之後。

神光法師把印度來的和尚打掉了兩顆牙，和尚也沒有來反攻他，以為這回是得到好處了，勝利了，把外國和尚都給打了。可是把外國和尚給打了，無常鬼却來了，這無常鬼戴著一頂高帽子，到這裏來說：「法師，你今天壽命應該盡了，閻羅王派我來請你去，你今天就應該死了。」

神光法師一聽，「噢！怎麼我還要死嗎？我也要死嗎？我講經講得天花亂墜，地涌金蓮，講得這樣好，還不能了生死嗎？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人了生

死呢？」就問無常鬼。

無常鬼說：「有。世界上有了生死的。」

神光法師說：「是哪一個？你可以告訴我，我跟他學一學這個了生死的法。」

無常鬼說：「哪一個呀？就是你剛才打掉兩顆牙的那個黑臉和尚。他呀！閻羅王就管不了他了，不單管不了他，閻羅王天天都要拜他，都要向他叩頭頂禮，來恭敬他。」

神光法師說：「噢！他就是了生死的和尚呀！那麼好了，我要跟他去學這個了生死的法門，你這無常鬼，你這個鬼大哥，等一等再叫我去，可以不可以呀？我現在真是想要了生死的，所以你同閻羅王講一講，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學這個法門。」

無常鬼說：「你真有誠意，這也未嘗不可，也都可以通融通融。」

神光法師一聽，無常鬼答應他了，高興得不得了，連鞋也忘了穿，打了赤足就從後面追達摩去。

追達摩，達摩在前面走，他就在後面追，一追，追到這兒，看見這只小鳥，達摩祖師幫助它得到自由了。他就想：噢！原來就是這麼回事，要裝死，要裝一個活死人。那麼達摩也不理他，就前頭走，他就後頭跟著，一跟就跟到洛陽的熊耳山。達摩祖師就在那兒打坐、面壁。達摩在那兒坐禪，神光就在那兒跪著；達摩祖師在那兒坐了九年、面壁九年，神光法師就在那兒跪了九年。

以前我講這個公案的時候，有一個小孩子，他聽我講，講得很高興，就問我說：「那麼他跪了九年，有沒有吃飯呢？」這小孩子他就想起問有沒有吃飯，當時我答他，在這九年如果不吃飯，怎麼可以活著呢？就是達摩祖師吃飯的時候，他也吃飯；達摩祖師打坐的時候，那麼他也打坐，可是在書上沒有記載這個事情，我也没有講明這問題。這小孩子來問這個問題，可見他一天到晚就是想著吃飯，所以他怕神光法師在那兒跪著沒有飯吃。其實這小孩子並不是挂著吃飯，講起來他是非常有善根的，他由五歲就開始給父親、母親天天叩頭，等到十一歲的時候遇著我。他問我那時候是十一歲，並不是五歲，我要說的是他五歲的時候就能孝順父母。

神光法師在那兒跪了九年，有一天下大雪，達摩祖師在那兒打坐，神光法師就在那兒跪著，雪下得沒到腰了，把神光法師的腰都給埋上了，他還是在那兒跪著求法。達摩祖師回頭看，說：「你幹什麼在這兒這麼樣子，下這麼大雪，你還在這兒跪著幹什麼呀？」

神光法師說：「我要了生死！以前我講經不能了生死，現在我要了生死了，請祖師傳給我這個了生死的法門！」

達摩祖師說：「你看這個天，下的是什麼呀？」

神光法師說：「噢！這下的是雪。」

「這個雪是什麼色的啊？」

神光法師說：「雪當然是白色的啦！」

達摩祖師就給他出一個題目，來考他一下，說：「你等著天什麼時候下紅雪，那個時候我就傳法給你；如果不下紅雪的話，你就不要希望了。你這麼惡的一個和尚，一念珠就把我牙打掉了兩顆，我不向你報仇已經就是最慈悲了，怎麼又會傳給你法呢！」就出了這麼一個題目，來考神光法師一下。

這個題目出來了，可是神光法師就把這個文章給作成了！這個文章怎麼樣作的呢？他一看，牆上有一把刀，這把刀是修道人的戒刀。這個戒刀就是預備有要犯戒的時候，逼不得已，一定要犯這個戒了，寧可自己把自己的頭割下來也不犯戒，保持這個戒體，預備這樣用的。那麼神光法師把這個刀拿下來，一刀就把這個臂斬斷了，斬斷了一條臂，這是作文章了，這是考試的題目，他作這個文章。

斬斷了，就有血流了，他把血和到雪裏面，雪雖然是白色的，經過血一染，它就變成紅色的。於是乎神光法師或者拿一個東西，中國人有畚箕，掃地裝塵土的那種東西。就把這個雪撮了一畚箕，紅血、白雪這麼一攪和都變成紅雪，就說：「祖師你看，現在是紅雪了！」

達摩祖師一看，「真的嗎？啊！這真是紅雪了！」這本來早就在意料之中，就是要考驗他這個真心。那麼一看見這個，達摩祖師就很興奮了：「噢！我到中國還真是沒有白來這一次，還遇著你這麼一個真心求法修道的人，把自己的臂膀都不要了，這是真有一點誠心。」於是乎就給他說這個以心印心的法門，教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種的法門。

那麼神光法師聽了說法之後，這時候臂痛了，以前他沒有想到這個臂，就只是想方法叫這個雪變成紅色，把臂痛也忘了。達摩祖師把這個法給他講完了之後，他這時候生了分別心了：「啊，我剝下來這個胳膊好痛！」他就對達摩祖師說：「啊！我現在心很痛，請祖師替我安心。」

達摩祖師說：「你把你的心拿來給我，我才可以幫助你。把你這個心安好了，才不會痛。」

神光法師自己就找自己的心，心在什麼地方？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覓心了不可得！對達摩祖師說：「我找不著心，沒有。」

達摩祖師說：「我與汝安心竟！」我給你已經安好了，安完了你這個心。

在這個地方，要講起來這個法是無量無邊的，達摩祖師對神光法師所說的法，也是妙不可言的，所以才說「萬法歸一一歸合」。萬法就是歸於一，一又歸到什麼地方呢？合就是人一口，這念一個「合」字。「神光不明趕達摩」，

神光不懂這個「合」字的意思，所以就去追趕達摩祖師。「熊耳山前跪九載」，載熊耳山這個地方跪了九年。「只求一點躲閻羅」，只求達摩祖師指點他這一點點，來了生脫死，躲過閻羅王。這是神光法師遇到達摩祖師的一段經過。

達摩祖師到中國，曾經被人用毒藥下了六次，誰來毒他呢？當時北魏有一個法師叫菩提流支，又叫光統律師，他最妒忌達摩祖師，所以就做一些齋菜來供養達摩祖師；但是這菜飯裏邊下了最毒的這種毒藥，無論任何人吃了都會死的，就這麼來供養達摩祖師。達摩祖師知道不知道這個飯裏有毒呢？知道！知道可是他還是照吃，就把這個毒飯給吃了。吃了之後，就叫人給他拿來一個盤子，他就吐了，吐出來變成什麼呢？這個毒藥完全都變成蛇了，這是一次。

那麼以後，菩提流支看毒不死達摩，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第二次又來下毒藥，加倍下毒，以前沒有毒死你，這回下多一點毒藥。就用另一種更毒的這種毒藥來毒達摩，達摩也是又把它吃了，吃了之後，怎麼樣呢？坐到一塊大石頭上，把這個毒藥屙出去，屙出毒藥的這個力量把這石頭都給毒爆了，毒破壞了，一塊大盤石也破壞了，那麼這是第二次。

以後又有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吃了六次毒藥。達摩祖師就對神光說：「我到中國來，是因為中國有大乘根性的人，大乘根性的衆生，所以我把大乘的佛教帶到中國來。現在已經傳法有人了，接續我這個法有人了，那麼我就不留在這兒了，我現在就要死了。」

這個神光法師由達摩祖師傳給他法之後，就給他改名字叫慧可，說他的智慧真可以了，够了。那麼這慧可大師就問達摩祖師，說：「你在印度有沒有傳法的徒弟呢？是不是也要給這個袈裟，用這個衣鉢袈裟來做憑據呢？」

達摩祖師說：「沒有。在印度，我傳法是傳法，但是不用這個衣鉢袈裟來表信。因為印度的人心都很直率的，他修道，得道就說得道。有人證明他是開悟得道，這就是得道了；如果沒有人來給證明，他自己不會說我得了道，我證了果，我又是阿羅漢了，我又是菩薩。沒有，不會這麼講的，所以那裏的人都很正直。中國的人不同，中國大乘根性的衆生是多，可是打妄語的人也多。修道沒有成道業，他說他成道了；沒有證果，他說他證果了。所以要用衣鉢袈裟來表明這種證據。所以現在傳給你這個衣鉢袈裟，你好好保持著。」

神光法師，就是這慧可大師聽達摩祖師這樣地囑咐他，也就明白傳法的這種意義了。

達摩祖師於是乎就死了，人就把他用棺材裝起來埋到墳裏，沒有事了。可是就在這同時，魏朝有一個使臣叫宋雲，在葱嶺附近，就是中國終南山那一帶——在路上碰見達摩祖師，達摩祖師拿著一只鞋，對宋雲講：「你的國王今天死了，你趕快回去呀，你的國家有事。」

宋雲就問說：「那麼大師您到什麼地方去？」

他說：「我回印度去。」

「大師，您這個法傳給了誰了？」

達摩祖師說：「在中國四十年以後，可是也。」我的法在中國四十年以後，可是也，可就是說的慧可。

宋雲回到他自己的國家北魏，就說這件事：「我那天走到葱嶺，就是終南山那一帶，遇見菩提達摩了。他說他回印度，他告訴我，就是我遇到他那一天，是我們的國王死了。我現在回來，果然正是那一天，他怎麼會知道呢？」

這些人說：「達摩已經早就死了，你怎麼會碰見他呢？」於是乎大家都不相信這個宋雲講的話。「他已經死了，你怎麼會遇著他？我們大家把他的墳打開看看。」於是乎把達摩祖師的墳墓就給打開了，打開一看，這棺材裏什麼也沒有，就剩一只鞋。

那麼究竟達摩祖師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恐怕現在來到美國了也不一定。不過沒有人認識他，他可以改頭換面，隨便千變萬化的。他到中國就說他一百五十歲，走了還是一百五十歲，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人知道。說是去考查歷史，歷史上也沒有這些個問題，沒有地方考據去，這是達摩祖師一生到中國大概的意思。

這二祖神光爲求佛法，把臂斷去一條，我們爲求佛法，這個腿痛一點，可千萬不要斷去它，因爲斷去就不會走路了。這個腿痛一點，就忍著一點，應該想一想，二祖慧可大師把臂都斷了，我們現在還不需要斷臂啊，所以打坐的時候，不要怕痛。

在達摩祖師沒有來之前，他派過兩個徒弟到中國，孰不知到中國受了很大的氣，被人欺負。他這兩個徒弟的名字叫什麼呢？一個叫佛馱，一個叫耶舍。兩個徒弟到中國就傳這個頓教法門，就是禪宗這個道理。那麼到什麼地方講，人家都不睬他，沒有人和他講話的，所有的和尚都默擯他。默擯就是不和他講話，你自己講什麼也沒有人聽，所以自己也沒有意思，就要走了。

一走就走到廬山，廬山那時候有個志遠法師，他是專門講念佛的。那麼去見這個遠公大師。志遠大師就說：「你們兩位是印度的和尚，你們傳的是什麼法啊？怎麼這些個人就不理你們呢？」

佛馱、耶舍就把手伸出來，因爲大約講話也講不太通，只會很少的中國話，所以就這麼把手伸出來，說：「這個手作拳，拳作手，這個快不快？手作拳，拳作手，這快不快？」遠公大師說：「很快的！」他說：「菩提、煩惱也就是這麼快！」遠公大師當時也就開悟了：「哦！菩提、煩惱原來沒有分別啊！沒有什麼兩樣！菩提就是煩惱，煩惱即菩提，煩惱即菩提！」遠公大師這樣子明白了，就供養他們兩

位。沒有好久，他們兩個人在同一天就都死了，他們兩個的墳現在還在廬山那兒。

達摩祖師在印度，一聽說兩個徒弟被人欺負得這麼樣子，以後兩個徒弟也都死了。自己就想：「我去給看一看。」於是乎就到中國來。那麼到中國來，收了很多中國徒弟。當時他在熊耳山那兒面壁九年，不知多少人去皈依、禮拜，拜他做師父。其中有三個人，達摩祖師臨圓寂的時候說：「我到中國來，我這個法傳了三個人。一個得到我的體，一個得到我的骨頭，一個得到我的肉。」所以他自己的身體也沒有身體了，自己把身體都分給人了。那麼誰得到他的體呢？就是慧可得到達摩祖師的體；道育禪師，得到達摩祖師的骨，就這骨頭；這道濟比丘尼，就是那個總持比丘尼——我講《法華經》的時候，不是說有一個比丘尼死了之後，在她口裏生出一朵青蓮花來？就是這個比丘尼——她得到達摩祖師的肉，她把達摩祖師的肉都給吃了；道育禪師把達摩祖師的骨頭都給啃了；慧可祖師把達摩祖師的體都給喝了，所以達摩祖師這連身體都沒有了。所以各位不要在美國找，找不著了。

第二代祖師——慧可大師

接下來我們講二祖。神光——慧可法師被人把頭給割去了。慧可法師死的時候，是被政府把他殺了。殺了可殺了，但是他不流血，流的是像牛奶似的，他的血都變白色的。因為他這樣子，所以就很多人又信佛了，當時皇帝也改過了，知道是錯了，知道他是真菩薩。

慧可大師他在家姓姬，是出生在北齊的時候。達摩祖師是在梁武帝的時候，到第二祖已經換了北齊的時代。慧可大師以前的名字叫神光，為什麼叫神光呢？因為他降生的時候，他的父母看見有一個金甲的神人，放大光明。這個金甲的神人，大概就是護法韋馱菩薩，來保護著這一位祖師出世。

這一位祖師生來非常地聰明，記憶力非常之強，所謂「目下十行字，耳聽百人音。」怎麼叫目下十行字？並不是說他這一看，就看十行，而是你普通的人看這一行，看這一趟字的時間，他可以看十趟，就這麼快，非常迅速；耳聽百人音，你一百個人同時講話，他都可以聽得清楚，他的分別力就這麼樣。因為有金甲的神人放光，所以名字就叫神光。

可是這一位祖師脾氣最大，講話不投機就想打，在四十歲以前，連講經說法都帶著一個鐵念珠來行俠仗義，有不平的事情，他就要給平一平。因為這個，所以見到達摩祖師，他就用念珠打菩提達摩，結果跪了九年，自己又把臂斬斷了一只。你想想，要是沒有脾氣，怎麼能捨得把自己這個臂一刀就斬斷了。這

就是有一股脾氣，有火氣，所以把自己的臂斬斷了。斬斷了也不覺得痛，得法之後才覺得痛，為什麼他覺得痛了？因為他有脾氣，如果沒有脾氣的話，就算斬掉了也不會痛的。痛就是有煩惱，所以會痛。

這一位祖師在四十歲遇到菩提達摩祖師，得法之後，又隱居了四十年。為什麼要隱居？就因為當時有一位菩提流支——光統律師他們這一黨，專門和達摩祖師的弟子作對，甚至於見到就想要殺，你看！連菩提達摩祖師都是被他們用毒藥來毒，所以何況他的徒弟呢！慧可大師雖然是很大的脾氣，但因為聽他師父菩提達摩的指教：「你應該隱居，躲避這些人來和你作難。」所以他隱居了四十年。

前面不是講，宋雲問達摩祖師，他傳法給誰？他說：「四十年後，可是也。」四十年後有位慧可大師，就是我的傳法人。那麼等到四十年之後，慧可大師弘揚佛法，教化衆生，就遇到三祖僧璨大師，把這個法就傳給僧璨大師，他吩咐僧璨大師說：「你好好保護著這衣鉢，這是作證據的。你也應該隱居，不然的話，也會對你不利。」說這話之後，菩提流支——這光統律師的徒黨，他的徒弟和他這一黨又來尋仇，又來想要殺慧可大師。

那麼慧可大師在這時候就假裝瘋狂了，就是 crazy，發顛、發神經病。在發神經病的期間，有這些有緣的人，他就度。他雖然是有神經病，但是和衆生有緣，所以很多人就相信這個慧可大師。可是菩提流支的徒弟，這一班黨徒，還是放不下，還是妒忌障礙，於是就到政府那裏把他告了，告這個慧可大師。拿什麼理由告呢？說：「這個不是個人哪，他是個妖怪啊！所以迷得這麼多人來崇拜他，根本他就不是個人。」就這樣到政府裏去告，政府就把這種的情形奏給皇帝。

當時皇帝就下了一道聖旨，就是詔書，命令當地的有司、當地的官，去把慧可大師給捉起來，就審問他，說：「你到底是人？是妖怪？」你猜這慧可大師怎麼說？他說：「我是妖怪。」

可是這大地方官一聽到他這樣講，知道他是冤枉，是受人妒忌，就叫他自己想清楚，說：「你想清楚了！你到底是個什麼？」

慧可大師說：「我實實在在是妖怪，我真正的是個妖怪。」

那麼既然這樣，真是一個妖怪，這國法不能允許妖怪在世界上，於是乎奏明皇帝，就要把他問斬了，就要斬首示衆，要把這個妖怪給殺了。嘆！你說世界有沒有真理！一個第二代祖師，這個政府就說他是妖怪，是個妖精。

在這個時候，二祖慧可大師就對著他這一班徒衆說：「我是應該受這個果報的。我傳的這個佛法，到第四代的時候，只落到名相上，就是有名有相，著到相上。」說完這話，二祖慧可大師就落淚了。落淚並不是怕死，並不是說政府要殺他，

他怕死，哭起來了。因為二祖這個脾氣最大，就是死，或什麼的他也不怕；他若怕死，他也不會承認他是妖怪。二祖最神氣，你看死就死了嘛！怕什麼！你說我是妖怪，我就是妖怪！你看這個脾氣。若不是脾氣，怎麼會這樣子，這就是一股勁兒，你說是妖怪就妖怪了，沒關係。

那麼哭了之後，就叫劊子手，說：「你來殺吧！」劊子手拿著刀照他頭上就砍了一刀。你猜怎麼樣？你猜不著呢！你一定想：「這一定像砍到鐵上、石頭上，這個頭砍不掉的，因為他是祖師，有神通嘛！」你會這樣想。不是的，這一刀就把頭給砍掉了，再也不會長出來了。那麼砍掉頭怎麼樣呢？沒有血出，所出的是什麼呢？就像牛奶似的白漿。

說：「這個未免太神化了！」就是這麼神化。你信就信，你不信就算了，這沒有什麼理由可講的。那麼你信，我可以給你用一個簡單的道理講一講，為什麼他冒白漿，不流血呢？這是人到一種純陽體了，他所有的血都變成白色。你說我不信，當然你不信啦！你若信，你也成了第二代祖師了嘛！

這個有司一看這種情形——這個妖怪不流血，這真是妖怪了！於是乎就具實以奏，說：「這個真是妖怪。我把他殺了，他頭掉了，沒有血流出來，只流出好像牛奶那種白色的漿，并且他這個面目，死了還和活著一樣。這證明這真是妖怪了。」

但是到皇帝那兒，皇帝知道。皇帝那兒怎麼知道呢？因為在印度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也是被人殺了，砍掉了頭，不流血，冒白漿。這印度第二十四代祖師師子比丘也是這樣的，這是證明這個人的體純陽無陰了，陰都變成陽了，這叫白陽世界。

這個白陽世界是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無漏了。什麼無漏了？就因為他自己沒有無明了。那麼說：「你方才講這個慧可大師脾氣很大的，那麼有脾氣，怎麼會沒有無明呢？」你比我聰明，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你想到這個問題令我也多了一點知識。你要明白，慧可大師我說他這個脾氣，這是大仁、大勇、大智、大慧的脾氣，並不是像你我好像炮仗似的那個脾氣，咁似地響了！你要聽明白，他這個脾氣和一般脾氣不同。他這個脾氣就是智慧，有智慧他就能認出因果循環，一切的道理都不違背了。所以你這一問，我又要多說這麼多話。大仁、大智、大勇、大慧，這是他的脾氣。

那麼這樣子，皇帝知道這是真正的肉身菩薩，所以就生大懺悔，說：「這真菩薩在我們國家裏，我們都不能保護，現在居然把他殺了。」於是乎，他大生慚愧，令這些文武大臣全都皈依這位妖怪。所以他雖然死了，又收了這麼一些個徒弟。二祖神光的大略事迹是這樣。

第三代祖師——僧璨大師

在隋朝的時候，這是僧璨法師弘法，他是第三位祖師。這一位祖師，誰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姓什麼？叫什麼？沒有人知道。他來見二祖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子呢？是一個身上生了很多的瘡，很多的癰疽。這個癰疽在身上，這兒也長一個，那兒也長一個，很多很多的，通身都是，就像那個大麻風一樣。人長那種病，要和一般的人都隔離，因為恐怕會傳染，就是這種病。他就這樣來見二祖，二祖問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啊？你來到這個地方幹什麼啊？」這個大麻風的人說什麼呢？他說：「我來皈依和尚，學習佛法。」二祖說：「你病得這個樣子，污濁邋遢，你身上這麼樣不乾淨，你怎麼可以學佛法呢？」

這個病人，你猜他說什麼？二祖本來很聰明，他比二祖更聰明。他說：「我這個有病的人和你這個和尚，這個心有什麼分別，心有什麼不同？」

二祖一聽，嘆！這個人有點來歷，就說：「你不要講，不要講，我知道了。」於是乎把法就傳給他，就這麼樣傳的。傳了之後，說：「你好好保護著、愛護這個法，你也要避一避，因為菩提流支這個印度和尚，他自己是印度人，但是他專門嫉妒印度和尚。我現在接的是菩提達摩的法，他的徒弟就想把菩提達摩的徒弟都給殺完了。所以現在我傳法給你，你切記不要出風頭，不要教人知道，你要藏起來。」於是乎，這個三祖僧璨法師也就學他師父的樣子，假裝發瘋癲這種病，到各處去默默中來教化衆生。

他正趕上後周武帝滅佛法，於是也就跑到山裏面住了十多年。他住的這個山有很多狼熊虎豹；等他到這兒住的時候，這些狼熊虎豹都不知道搬家搬到什麼地方去了，都沒有了。

直到有一次，他見到道信祖師，就把這個法傳給道信，道信祖師這是第四祖。

那麼傳了之後，他就設了一個千僧齋。千僧齋就是請一千個和尚來吃齋，他的徒弟有不知多少都到這兒來吃齋。吃完齋的時候，你說他怎麼樣啊？他說：「你們大家都認為坐著死，這是最好了，你們現在看看我，我給你們來一個特別的樣子，我這個生死自由。」

怎麼樣子呢？說完這話，一只手攀著一個樹枝子——就在當時千僧齋那個地方，前面有一棵大樹，他手扳著樹枝子——腳翹起來了，并不是上吊，但是就死了，奄然而化。就這麼手扳著樹枝子，就圓寂了。究竟他多大歲數？是什麼地方人？姓什麼？叫什麼？也沒有人知道。這是三祖大略的事迹。

有一個人在這兒聽經，這會兒就害怕了，害什麼怕？說：「第一個祖師菩